

前后汉书菁华录

一函
六册

前漢書精華錄卷三

司馬相如諭巴蜀檄

本傳○字長卿蜀郡成都人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畧

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預告巴蜀民以非上意

治

先以一面之用兵而服者形起實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帝即位存撫天

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

通漢者三十六重譯納貢稽顙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閩粵擊南粵南粵守天子

王恢等討之閩粵王之弟番番太子入朝番南越之縣南粵君以天子為南夷

之君西楚晉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衆口向皆嚮風慕義欲為

臣妾道途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蒙往

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之變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

今聞其乃發軍興制與制謂用軍興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

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風舉燧燔

燭燧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

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

中段正局
前層以義
激厲之後
層以利折
動之俱用
旁面擊射

首段引局
先用四面
諸國托起
巴蜀揚厲
有體次以
使者有司
轉入愚民
頓折有勢

入本面却不多着筆又轉到父凡一層文勢鼓盪波瀾不窮

未段收局責使者有司意輕責愚民意重筆無旁落勢有操縱國體無損而民患徐

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此又總括愚民爵以析之天子青在諸侯位為通侯

處列東第功臣之第宅居帝城之東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

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

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抵至也身死無名謚為至愚恥及

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

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此

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相如謂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

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三老孝弟有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也不

欲召聚之故民在近縣者親見而喻告之遠者則用檄也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喻

陛下之意毋忽

浦二田曰若將使者有司與蜀士一例切責褻體統矣看清轉側避就纔識此文

命意措辭之審其揚詡激發多用旁形此破愚之巧說亦行文之靈竅也

設色選聲運調遣筆無一不工儲同人曰嚴厲而文揚子雲謂孔子之門用賦則

相如入室矣即用文何獨不然長卿所作文質彬彬聲色調法交至子長而外漢

先敘事
從盛德
到遠暑
字得體
黎平淮
碑之祖
西

次設問
此是正論
在蜀父老
口中說出
所以為諷
也
後詰難
先就蜀當
頭一擊以
變服化俗
作虛喝
此下入告
正之文分
六層第一

之能文者其卓於此者已楊劉杜谷并揣摩其詞令彷彿其氣度而況後人乎

司馬相如難蜀父老

本傳○相如既通印笮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為用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諫業已建其策不敢乃著書籍蜀

父老為辭而已詰難之以諷天子且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謂高惠呂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沾濡洋溢乎

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駝定笮存邛略斯

榆舉苞蒲冉駝笮皆蜀郡西部也按冉駝今茂州保縣邛今邛州結軌還轅東鄉

將報至於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

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今貴州之塗三年於

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

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笮笮西焚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

不以息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

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巳不化俗也僕尚

惡聞若說等之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尋聞已

因行程急不請為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

層以非常二字冒起
全篇第二層就神禹比例所謂非常之人非常之事功也
第三層用且夫一振見賢君為非常之人亦必思為非常之事功也尚事
第四層以今字接漢時見既安定中國亦思齊服外夷所謂非常之事功然尚是空談
第五層方入本事只作鋪張揚

事而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
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汜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
堙洪原決江疏河灑沉澹災分散其深水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定當斯之勤豈惟
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臧同胼胝無腴膚不生毛言禹勤胼胝無有養生故休烈顯乎
無窮聲稱決乎來茲且夫賢君之即位也豈特委瑣握握局促也握握局促也拘文牽俗循誦習
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宏議初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聲乎兼容並包而
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
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者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
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
致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肆其上君臣易
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累號泣內卿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
洋恩溥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趾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盤天為之垂涕况
乎上聖又烏能已故北出師以定強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
仰流願尋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關沫若二水名徽表表牂牁牂牁歌鏤鏤道路靈山梁橋橋徐

屬之辭使
聽者意開
神舞正所
謂非常之
事功也
第六層推
到後效寫
出盛世氣
象所謂及
臻厥成天
下晏如以
此照應一
片
結處與設
問處遙應

原之原初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疎逖不閉音爽未明

閭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

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

勞又烏可以已哉且夫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

在於此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咸同於五帝登於三五之

上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猶鵲鵬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數澤悲夫於是諸

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

姓雖勞請以身先之微罔靡徙微罔失志兒靡徙自抑退也遷延而辭避

孫執升曰家月峰云微似賦體子雲長楊全仿此是言其風度也金聖嘆云純是

切諷天子更於言外尋之是言其命意也原評云喻巴蜀是寔事故言言簡切難

父老是托詞故語語侈麗是言其立體也總之武帝雄心好大相如以詞賦得幸

匡救處少將順處多諫獵書是正論上林賦是逢君巴蜀檄猶存諫諍封禪文純

是諛詞此文參之只在乎進退之間

浦二田曰非常二字兜頭一蓋閣處步高處呼能使環聽者神魂震疊喻告篇於

觸礙中境開詰難篇於怯餒時氣旺

似諷一而勸百矣然其雄偉環麗之詞鏗鏘震厲之調冠絕千古

司馬相如諫獵書

本傳相如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野獸相如因上此書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育育臣之愚竊以為人有誠

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

塵天子車稱曰屬車與不及還輶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

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軫車後橫木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

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况乎涉豐草

騁邱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眾不以為

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于未萌而知者避危

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

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茅鹿門曰詞直而文磊落

長卿之文多華麗此則切寔多將順此則匡救

且從猛獸
邊說入以
人作陪
接出正諫
對定自擊
着語非尋
常諫獵
又用觀筆
一托跌宕
有勢

司馬遷報任安書

本傳○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文選篇首有太史公

羊馬走司馬遷再拜
言十二字漢書無

第一段摘

少卿任安字安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責也

緣起推賢

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賈。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

進士四字

自以為身殘處穢。穢惡名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悵鬱而誰與語。諺曰。誰為為

持論之資

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不復鼓琴。伯牙鼓琴意在泰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

身殘處穢

湯湯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賞音者。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己者容。若僕大質

一句撮頌

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隨珠璧行。若由夷。許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黜。汚

忍辱懷憤

耳。書辭宜答。會東上來。又迫賤事。從天子東幸而歸。又相見日淺。卒卒促遽。無須臾

之意

之間。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安為戾太子獄論死。涉旬月。迫季冬。漢常以季

第二段言

迫從上雍。又將從天子。恐卒然不可為諱。恐安之死不歸。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

刑餘之人

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謂安恨不見報。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僕聞之

世所共弃

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

非其所宜

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托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憐於利欲。欲利

單切刑奉一邊說

第三段言平時在位尚不能進賢今被刑之賢後何堪荐士從上段又折出一層

以上答來書以下明已意第四段明

財以贖罪而家貧悲莫痛於傷心以忠獲罪則心傷最痛行莫醜於辱先此句主託莫大於宮刑死而不能

甘受閹割之刑承上起下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

子適陳參譜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出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為次乘遊過市孔子取之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商鞅見

嬰人景監以為主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雖文帝出趙談參乘袁盎伏車前曰漢

是上笑下趙談遷以談同父夫中材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

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

輦轂下二十餘年矣遷繼談為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

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

有斬將奪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

遂苟合取悅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嚮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太史令千石

陪奉外庭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引舉綱維盡其今已虧形為埽除之隸在

闡茸之中闡茸猥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耶嗟乎嗟乎

如僕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

人之故使得奏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宮禁之中宿衛周密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戴盆為盆所蔽不得望天

所以得罪
之故有代
表李陵處
有自表心
跡處表李
陵句句悲
壯仍寓惋
惜神情表
自已字字
悽慘兼抒
憤懣表曲

故絕賓客之知。亡家室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

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厓門下。同為侍素非能相善也。趨舍異路。

未嘗御杯酒。接殷勤之餘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

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

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亦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

軀保妻子之臣。隨而謀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

之地。足歷王庭。居于垂餌虎口橫挑疆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

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氈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左右賢王匈奴官號舉引弓

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積露然李陵

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沫音賴言流血更張空券。沫弩弓射矢冒

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殲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陵至浚稽山圖

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

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

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甘則分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

第五段叙
已之不死
而就刑前
而得罪之
接後引著
案後引著
史之由頻
頻喚醒每
字作眼極
其酸處

雖臨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得當謂欲立效於匈奴中事已無可奈何

其所推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應錄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

陵之功欲以廣主之意塞睚眦之辭睚眦目相視貌漢廷之媒後叙因事推罪未盡明明主不

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遊說遂下於理武帝欲侯之遣征匈奴令陵為助陵與

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故以為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列分一就獲罪因為誣上平從吏議家

貧貨賂不足以自贖法百金贖死罪而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

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耶李陵

既生降願其家聲而僕又得之蠶室取其溫密聖人立法之仁不欲使腐重為

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

歷近乎卜祝之間太史掌知天文星歷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

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

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理義其

次不辱辭令言辭其次屈體受辱屈體長跪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

辱。木謂桎械索縲索縲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謂髡其次毀肌膚。黥劓斷肢體

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宮刑腐刑傳曰刑不上大夫。禮記文也。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約積漸至此故士

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義不可對定計於鮮也。鮮明今交手足受木索暴

肌膚受榜擊也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

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于美

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二世荒淫李斯數諫趙高譖之具斯五刑腰斬咸陽淮陰王

也受械於陳高祖偽遊雲夢械楚王信以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越以人生

於洛陽獄卒夷三族赦相貫高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請室請室請魏其大將

也衣赭衣關三木。三木在項及手足桎械枷也。實嬰以破吳李布為朱家鉗奴。朱家

俠也布為項羽將數窘辱漢王羽滅漢購求李千金布友濮陽周氏迺鉗布雜家

僮中之魯朱家賣之朱家特往見滕公令白上得赦召見遂以李布拜之為郎中

灌夫受辱於居室。灌夫字仲孺官太僕後徙為燕相為人剛直使酒與故相魏其侯

宗室作賀灌夫罵坐。此人身上將辱字一動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網加不能引決自

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

前漢書卷之六

第六段釋
已所以不
死而就刑
之故非無
恥辱之心
只為立名
之計全為
一部史記
乃通篇歸
宿處○前
半段夫人
情一開從
就刑順說
到著書上
後半段古
者一提及
著書逆繳
到就刑上
前虛後實

怪乎夫人不能早裁繩墨之外不能自殺以出以稍陵遲至于鞭箠之間乃欲引節

斯不亦遠乎至此欲引節概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

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

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必不死節義故不必死節

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怯夫慕義理則勉勵死節者反多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

至自沉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由猶此則元而愈下司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臧獲婢妾之

激于義理則亦于至此方從以思每中一不死遂出著書傳後之吉尚是虛起所謂隱忍苟活幽於圜牆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

欲修史成而以自殺又提一筆起下先人之業沒世而文永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唯個儻非常之

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文王拘羑里演易仲尼厄而作春秋歷以古之被奉著書者作引屈原放逐乃賦離

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借詩三百作提句帶憤字孫子膺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

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

思來者乃如左邱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

見空文但有文章舒憤意即到此已定意未見于事業也僕竊不遜近自託于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攷其行事

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記軒轅下至於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

第七段仍
從被刑之
辱綴來書
推賢進士
意與起段
相配應

史遷一腔
抑鬱發之
史記史記
一腔抑鬱
發之此書
蓋藉以大
抒其憤懣
之氣豈足
為少卿道
哉排宕縱
橫百代偉
作

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臣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艸未

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錄應此刑收無愠字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

謂同志通都大邑廣之都邑人盡見之矣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辱豈有悔哉然此可為知

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未下易居下流多謗議負累之下不易居下僕以口語遇

遭此禍重為鄉里所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邱墓乎雖累百世垢

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

賞不發背露衣也身直為閭閻之臣盜得自引深藏巖穴耶故且從俗浮沉與時俯

仰以通其狂惑收轉來書作東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今雖欲涓瑕曼美也

詞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祇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

固陋謹再拜

儲同人曰刑餘之人不可以推賢薦士此正答少卿意也中間序得罪之由明所

以得罪而不引決自裁忍恥苟活之故數千言一氣條貫變化萬端大約以辱字

為骨以著書立名為歸宿激昂悲壯自有文字以來第一書

首段作引末段作收中五段先答來書後自白罪由自傷慘辱自明著史文勢汪

洋段落却自井井而總在納舒憤懣三字內沈鬱挫頓悲壯淋漓矯如游龍翩若驚鴻千古絕調也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

嚴助傳○安厲王之子嗣封好書武帝建元六年閩越興兵擊南粵南粵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上書以聞上

多其義大為發興遣王恢韓安國將兵討閩越安遂上書諫

直起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歛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

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

兵將以伐越臣安竊為陛下重難之越方外之地此引三代漢前事立案削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

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強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

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

戎狄荒服遠近異勢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

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戰

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

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不可相去寸數而間獨數

百千里阻險林叢不能盡著載不可盡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

首段言越人自古不通中國不當勞民于險阻

次段言中國有水旱之災不可臨民于兵餉

盜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從方外引民為藩臣貢耐

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

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

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贖子以接衣食

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

里資猶衣糧入越地輿輿輶而踰嶺挖也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

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

死傷者必眾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淮南厲王長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

處之上淦復後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擢言常居舟中水上而又有未戰而

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啼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

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

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

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方

今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沾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

三段言越人不能為邊害而不斷伐且有之地形

四段言越人自可以一使撫經而不必伐且又有不患可伐之後

開朝不及夕。臣安竊為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衆兵強。能難邊城。為邊城作難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跡所絕。車道不

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

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須田餘千。越邑鄰陽縣也界中積食糧。迺入伐材治船。邊城守

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綿力薄材。不

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

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千萬。所以入之五倍。迺足輓車奉饗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

暑瘴熱。瘴病暴露水居。蝮蛇蠚。音壑毒也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

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閩王弟之名弑而殺之。甲以誅死

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謂省問之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

必携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之用。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

越。畜養之此必委贄為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印之組填撫方外。不

勞一卒。不煩壞也一戰。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

必雉兔。如雉兔如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疲